



■小说

蝶儿漫天飞

■王吉城

油菜花烂漫，蝴蝶舞蹁跹。他和她，手牵着手，在麦苗青青的河滩上，随着徐徐的风儿飘来荡去，花香蝶舞，水清天蓝，最是此刻无忧烦。

她的相邀，让他心潮澎湃，激动不已。相识两个多月来，这可是她第一次邀他出来踏青啊，她还说，要送给他一个小小的礼物呢。邀请他到野外踏青，又送给自己一份礼物，这说明什么呢？他想，这只能说明，她已经默许了自己，两个人的爱情结出了花骨朵，只待这暖暖的春风一吹，就要含苞开放了。

野外，各种小花散发出酝酿已久的香味，浓烈地绽放着。一群群蝴蝶飞来飞去，跳动出这无限美好的春之音符。情人牵手河边走，但愿此生永相守，两人都沉醉在这美丽的春光里。

在那块油菜花儿开得最浓郁的地方，他停下来问她：“你说送给我一份小礼物，那会是什么呢？”

两人拣了一块青草地坐下后，她从包里掏出一个影集，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，这是我前几天照的艺术照片，你看看。一套十张，我洗了两套，你留一套。他想，素颜的她就很端庄大方，如果再打扮一下，那会是什么模样？他接过那一摞照片，开玩笑似的说：“照片中的你，让我都有点认不出来了，活脱脱一个电影明星。哈哈，小城出美女，来到我身边。缘分，缘分啊！”说这话时，他甚至有点得意了。

她被说得羞红了脸，轻轻推了他一下，嗔怪道：“傻样，一边凉快去，别瞎说！酸不酸啊，你！”

他暗自欢喜地将照片翻到第二张、第三张、第四张，欣赏着，评析说。他被照片中她的美貌感动。没想到，平时不爱打扮的她，化妆后竟然如此青春靓丽，平时怎么就没有发现呢？他仔细看着照片，静静地思索着，被幸福包围着。

当他将照片翻到第五张时，突然愣了一下。他不由仔细打量起这张照片来，照片中的她，穿着洁白的低胸纱裙，朦朦胧胧中，他感觉整个白纱裙都是透明的。照片中的她确实很美，但他的情绪却低落起来，心里酸溜溜的。他极力掩饰着自己的那份情感，强忍着不满意的心情将最后几张照片看完。最后，他将第五张照片挑了出来，不动声色地问，这张照片也太那个了……是女孩给你化妆的吗？是在哪里化妆的？有男孩在你旁边吗？他旁敲侧击，将一系列疑问倒将出来。

她一听，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。她感到有点可笑，心想，这家伙，心胸可是窄窄的啊！当然，这也不愿他，爱情这东西，半点沙粒也容不得，半点疑问也留不下嘛！

他们站起来，边走边聊。她故意试探他的内心深处，当看到他一直闷闷不乐时，最后她很认真地告诉他：“是影楼两位很漂亮的女孩子在单间里给我化妆的，化完妆后，我来到大厅，是一位很帅气的小伙子给照的相啊。旁边的两位女孩还直夸我呢。怎么，这一切不都是很正常吗？平时干什么事都大大咧咧的你，这会儿是怎么了，这么小心眼，问这问那的？”说这话时，她并没有埋怨他的意思，甚至内心还有点小小的甜蜜。

他感到自己的确有点冒失，问的问题莫名其妙，让人摸不着头脑。但他仍然不失君子风度地说，我只是随便问问，看你，你又想多了！此时，他的心情又轻松起来。

风儿渐渐起，让她的长发飘逸。这时，一群蝴蝶翩翩而来，自由自在地在空中飞舞。

她站起身，抽出那张照片，面向东逝的河水，默默将它撕碎，然后猛然抛向空中。纸屑在空中打个旋，随风飘散。

在他眼里，那些随风飘散的纸屑，分明幻化成了一只只蝴蝶，漫天飞舞。

河岸上，两人手牵着手，缠绵的身影顺着河堤渐渐远去，远去……



■小说

疙瘩

■施修兴

胡玉柱正往破板车上装一叠旧纸箱子，突然接到老婆打来的电话，让立马回去。胡玉柱说，你扯啥犊子，我才来几天啊，净是让我搭路费，有啥事自己作主办了！老婆说：“你儿子不愿上学了，我管不了！”听到这个消息，胡玉柱心里咯噔一下，同时他的一条在这个城市里被汽车轧断了的腿也霍霍地疼起来。“我的儿，你为啥不上学了啊？”

胡玉柱到家时，正是半晌午的时候。他老婆正在洗一堆的衣服。胡玉柱第一句话就问：“咱的儿子呢？”

“下田刨地去了。”老婆一边答一边站起来。

“他为啥不上学的？”
“鬼晓得，怎么问他都不说，这几天天天在地里干活。”

胡玉柱骂一声粗话，转身去了田里找儿子。

正是初春的季节，一望无际的麦苗儿因得了春的温润，欢快地生长着，满眼里一派碧绿的景象。在碧绿之中，点缀着一个十三岁男孩

单薄的身影，正吃力地抱着一把比他个子还长的铁锹，随着那颤巍巍的春风摇晃着。

胡玉柱走过去，一把夺过了儿子手中的铁锹，狠狠地扔在地上，愤怒地说：“谁让你来刨地的？”

儿子见是老子，吓了一跳，把头低下了。

胡玉柱说：“知道我为啥回来吗？”

“知道。”儿子后退了半步，“因为我。”

胡玉柱说：“为啥不上学了？”

儿子不语了。再问，儿子的泪水哪儿就下来了。

从儿子的泪水中，胡玉柱看出了儿子的无奈，就不敢再问下去了。胡玉柱知道，儿子是个好儿子，听话，懂事。胡玉柱家的堂屋后墙上少说也有二十张儿子的奖状。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，儿子是不会无故辞学的。

还是先问问儿子的老师吧。胡玉柱想。

儿子的学校是乡里最好的学校，离家有七八里路程。沿着碧绿

的田埂，胡玉柱颤颤地去了那个有花有草有朗朗书声的学校，见到了儿子的老师。

胡玉柱问老师：“我儿子为啥不上学了？”

老师说：“你问我，我正要问你呢，你儿子四天没来学校了，到底咋回事儿？”

胡玉柱说：“我哪里知道。我一问他，他就哭，我以为是儿子在学校犯了错误，被你开除了呢！”

老师说：“你儿子成绩一直很好，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。他从来没有犯过错误。”

胡玉柱说：“既然我儿子没有犯过错误，那你发现他最近有过什么异常吗？”

老师说：“有，自从开学后，你儿子一直情绪不佳，经常一个人到校外漫步，望着校外茫茫的田野发呆。”

儿子发什么呆呢？胡玉柱解不开，老师也解不开。

看来还得“审”儿子。

从学校回来，胡玉柱让老婆给他搬了条凳子，坐下。胡玉柱不坐

不行了，这一来一回，十几里路的颠簸，他的那条腿疼得厉害了。胡玉柱坐稳后，就把儿子叫到了跟前。胡玉柱说：“老实说，你为啥不上学了？”

儿子不语。儿子连看老子的勇气都没有了。

“你说不说？”胡玉柱起急了。

儿子还是不语。

胡玉柱一急，心里就往外冒火，他看见旁边有一根木棍，一欠身子，拿过来，棍头对准了儿子的屁股，“鬼崽子，今天你要是说不出个原因来，我打烂你的屁股。”

儿子见要动真的，眼泪嘟噜又下来了，随后“咚”的一声跪下去，两只纤弱的胳膊抱住了胡玉柱的腿，尖细而哀伤地叫了一声“爸——”

胡玉柱慌了，“儿，你说啊？”

儿子说：“爸，为了供我上学，你把你的一条腿丢给了那个城市，可你瘸着腿还去那个城市收破烂，我就是不上学，也想要个完整的爸啊！”

胡玉柱明白了，儿子原来是心疼自己。胡玉柱木然了，手里的木棍啪地掉地上，一把揽过儿子，泪如雨下，颤栗地说：“儿，只要你好好上学，爸那点事算个啥呢！”

胡玉柱心里的疙瘩解开了，释然地对儿子说：“只要你上学，我在城里天天忙，才不会想起这腿的事啊！”

儿时乐事

——村头的吆喝声

■张轩堂

村头那一声悠长的吆喝声
惊动了宁静的村中孩童
孩子们找遍了
墙角旮旯里的头发和麻头
还有存放已久的破铁烂铜
飞也似的跑到货郎担前
换一截甘草
换一片肉桂
还可换几粒糖豆
或者鼓着肚子的糖人
手中的废物换成了可口的宝贝
收获的是快乐和满足
村庄里的孩子们
连做梦也没想到过巧克力……



■散文

送行

■唐运华

早晨的太阳刚从县城的东方升起，客车便载着我和侄儿驶向西去的公路。车窗外路旁的杨树已褪尽绿色，树叶即将落尽。远处田野里的秋庄稼已经收获，农民正在犁地种麦。侄儿的高考录取几经波折，终于被补录上了省内一所大专，我此行是送他上学。

这是侄儿长这么大第一次远行，在这之前，他说他最远到达的地方没出过县城。看着窗外一掠而过的景物，他一脸的新奇。我对侄儿说，17年前，我到省城上学，是你爷爷送我去的。

17年前的我和现在的侄儿年龄一般大。上学出发前的头天晚上，我睡在院里的无花果树下，挂在不无花果树枝上盛在笼子里的蛔蛔，吱吱地叫了一夜。院子里堆放着一大堆白天刚掰回来的玉

米，等待着剥皮、辫辫、挂到棚架上。

那天凌晨，我和父亲走出村时还是一地的月光，村子里发出一阵阵的狗吠，村子向西的路两旁，堆放着大堆的玉米秸秆和还没拾尽棉花的棉柴。

父亲用自行车推着行李，我也拎着大包小包。大路西边紧挨着是一条小河，借着月光，能看见小河里亮亮的浅水。小河再往西是黑乎乎的田野，大片的玉米地只剩下掰去玉米的秸秆。满天的星斗，父亲指着天际那颗最红最亮的星星说，它叫“冒失鬼”，还没有落。我对星象一无所懂，认不清哪颗星星叫“冒失鬼”。

当我和父亲到达位于省城的那所中专时，正逢下午放学。站在路边，看着身旁神采飞扬、打扮光鲜

的汹涌人流，我自惭形秽，感觉自己就像刚出土的文物。

两年后当我从那所学校毕业离开，那个清晨，彩云满天，低低地浮在远方的天空。一个同学送我走出校门，我心里沉甸甸的，如压着一块石头。回首学校所在的方向，我感觉那两年真似繁华一梦。浮生若梦，算起来，距那时已17年了。17年里我如浮沉于滚滚激流，早被冲刷得找不着原来的梦。

我对坐在身边的侄儿说，当初的我，和你现在一样，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，豪情万丈，满怀激情，期望着大展身手，很快地飞黄腾达。可是现实与理想截然相反，这些年，我经历了绝望、颓废、沉沦、无奈和挣扎。在经历了当初火山喷发式的激情燃烧

之后，我现在的心情像冷却下来的岩浆，已变成冰冷的石头，不会再为一些刺激而热血沸腾。当初我曾认为的一些神圣、纯洁、美好的东西，都稀里哗啦像玻璃一样全被打碎了，代之的是对现实无奈地接受和认同。

侄儿性格封闭，和当初的我一样。在那段没被录取的日子里，他把自己关在屋里，不说话，不见人，一直睡觉。我对他说，这能算得上是挫折吗？以后要经历了更多更大的打击，你又如何承受呢？

在车上，我对侄儿说，在这三年里你要努力掌握一技之能。在大自然的丛林法则里，你要尽可能地变得更壮，跑得更快，否则在你的周围就总是那绿莹莹饥饿的眼睛。

我还有很多话想对侄儿说，但我没说。我怎能以我的经历来论定侄儿的将来呢？我不能用我的悲观给侄儿泼冷水。他的人生刚刚开始，正对未来满怀希望，我不想挫伤他当初和我一样的人生锐气，这种锐气可以让他在未来披荆斩棘时勇敢地面对未来。